

○ ○ ○ ○ ○

西史源流大體論

辨定嘉靖大禮議

毛奇齡纂

中華書局

辨定嘉靖大禮議一

毛奇齡纂

向入史館時。纂修明史。其圖題分傳。往往在弘正以前。而嘉隆不及焉。然起草之隙。每問同館官論及大禮。輒兩端相持。無所專決。偶或左右。必彼我爭執。而不得下一如當日之紛紛者。予嘗思以禮斷之。而未暇也。暨予乞假後。相隔日久。壹不知館議是非有定與否。曾于康熙乙亥。重上劄子于總裁先生。衡論其槩。會國家以兵事匆忽。不報而罷。私念此事重大。終古未判。自漢唐宋明以迄于今。其間名臣鉅儒。盈千累百。而究無一人焉。爲之處分。且六經諸史。昭昭在前。東根西觸。並無一當。漢人據古經。而漢與古殊。宋人據漢事。而宋與漢別。明人據漢宋二事。而明與漢宋又大相河漢。而無可底止。此時不明。將必有以稱宗入廟。配天享帝。爲將來大典據者。此所憂患匪細也。夫禮者理也。禮者履也。禮當于理。則如履著地。而不可動。間亦嘗引經據史。明指其禮。以示于衆。衆雖善抗。亦似懾懾于心口。而偃蹇而退。卽或有故爲跼踖者。謂時王有制。各守祖宗以爲法。或不能盡一盡如古禮。而竊觀明制。屢變法守。其在國初諸臣。本屬無學。皆叔孫綿叟。而一經考究。則水落石出。敗漏莫遁。尙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蓋國事多端。其所進退。務在因時以制宜。原非一成之法。可墨守也。夫六經未亡。則禮具在也。人心之未泯。則以經證禮。其爲理猶可通也。予忝居史官。本應議禮。而又承乏史館。職修明史。則其議是禮。又無越分言事之罪。惜立朝

無幾時。會議樂章配音樂。與北郊饗帝。三祖配位左右之禮。謬蒙掌院學士稍採其說。則入官議事。在儒臣時時有之。而學問疏略。日暮途遠。禮堂乏人。無可考訂。謹據所知所聞。撰爲辨定大禮議二卷。雖言稍激切。幸非割奏。且後儒史論。縱橫不擇。多有大聲疾呼以明其意者。孟子曰。非好辨也。

明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皇帝崩。無子。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立興獻王。子厚熹爲後。興獻王者。憲宗子。長孝宗次興獻王。弘治七年。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生。厚熹卽世宗也。時年十二歲。奉遺詔曰。朕紹永祖宗丕業。十有六年。有孤先帝付託。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熹。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

皇太后。武宗母。張皇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卽日遣官迎取來朝。嗣皇帝位。

有明一代。以明經取士。名爲通經。而實未嘗通。以致朝廟大禮。一往多悞。如此議立後一節。執政大臣先誤解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序。夫所謂兄終弟及者。謂同母之弟。嫡弟。非然卽同父之弟。庶弟。未有伯叔父之

子羣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祇有傳子傳弟二法。夏周傳子。則傳子之窮。然後傳弟。無子始

周匡王無子。立弟定王。類殷商傳弟。則傳弟之窮。然後傳子。如中丁傳弟外壬。外壬又傳弟河甲。甲傳弟祖乙。是以禮運曰。大人

世及以爲禮。世者。父子相繼爲一世。及者。兄終弟及。公羊傳亦曰。一生一及。生卽世也。然而傳世之禮。又

名正體。謂分先君之一體。而又當長嫡。謂之正體。若傳及之禮。則雖母弟父弟。皆分先君之一體。而非長

非嫡。卽謂之體而不正。是所謂世與及者。皆以先君之同體爲言。謂親子親弟也。今武宗無子。已無傳世。

然又無親弟。亦無傳及。則以倫序求之。當求一正而不體者。或武宗原有子。而子死而孫存。則立孫。如周平王

太子早死立太子之子爲恒王類。

或子死無孫而不得已而迎立庶族親王則必立一庶族兄弟之子雖孫與庶族兄弟

之子皆非先君之一體而必取其嫡與其長者

禮長子不爲人後謂後大宗也若後君則非長嫡不可

皆謂之正而不體向使大臣

略知禮必當于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嫡長者以後武宗而誤解兄終弟及四字妄以庶族兄弟當之不取庶族之子而反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顛倒莫此爲甚是舉世無學禍及家國卽一開詔而議禮大害已釀于此宰相須用讀書人非妄語也

乃遣司禮監太監韋影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尙書毛澄賁道詔金符至興國是時厚禮迎詔國門外啟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坐受符朝藩衛四月辭與獻王園寢到京禮部受楊廷和指上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曰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不許曰遣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以明年爲嘉靖元年

遣詔云嗣皇帝位而帝卽開詔登殿受符朝藩衛則已拜詔許嗣位矣又以王禮自居使羣臣勸進而後俞允則將置遣詔何地豈先王金冊反不若羣臣一箋耶孝文三讓由未奉先皇遺命祇以陳平周勃私議迎立其應嗣與否全未定也尙書成王彌留既有顧命則太保命仲桓南宮毛齊侯呂伋卽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謂從正門外延入路寢則康王雖未卽位亦尙未受遺冊而一有顧命卽不守太子之禮如後世所云闢入馳道者而欲世宗以受詔受符之後尙行王禮由東安入且謬防六季篡立之例三行勸進則自坐無禮之極宜世宗之不從也當是時已有啓人主以藐法蔑禮之

漸矣。

上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尙書毛澄請于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爲據。異議者卽奸諛。當誅。禮部侍郎王瓚語稍不合。卽出爲南侍郎。而以待讀學士汪俊代之。

漢成帝無子。預取定陶恭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哀帝也。而恭王無別子。另立楚孝王孫景嗣恭王。爲定陶後。宋仁宗無子。亦預取濮安懿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英宗也。而濮王有王子。卽以王子宗樸嗣安懿王。爲濮後。此已事也。其倫序則定陶爲成帝庶弟。濮王爲仁宗庶兄。取立其子。正合羣從之子正而不體之義。較武宗遺詔爲稍合禮。但自古無預立之例。漢成宮中以昭儀累殺帝子。恆慮事覺。而帝舅王根思藉之爲怙寵之計。故創爲預立一法。以亂古制。而宋宗因之。已爲無禮。况哀帝仍父恭王。並無稱恭王叔父之說。及卽位後。追尊恭王爲恭皇帝。置寢廟京師。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母丁姬曰恭皇后。且徙楚孝王孫景爲信郡王。而自爲定陶王後。與廷和所議禮。皆相反而不相合。唯宋代濮議。則司馬光程頤二人創議稱濮王爲皇伯父。此大無禮者。故韓琦歐陽修輩力爭之。當時政府已擬尊濮王爲濮皇。皇帝稱爲親。而英宗厄于司馬光議。但稱爲親。而不受濮皇尊號。是廷和欲宗濮議。亦祇得其半。而乃曰此篇爲據。則不惟不曉大禮。其于漢宋二事。亦未嘗一得知也。况其說皆大誤也。

尙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今

宜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與國。其稱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與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與獻大王妃。皇上自稱姪皇帝。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

以孝宗爲皇考。開首一語。便誤不可言。當時武宗無子。擇羣從入繼。原以後武宗。非後孝宗也。今忽立武宗從弟。誤引兄終弟及之例。迎及興王一。若置武宗于何有者。固已大謬。然業已如此。無可如何。但其稱謂。則無論兄終弟及。與庶族入繼。總不得稱孝宗爲父。而武宗爲兄。使繼孝宗耶。則孝宗爲父。憲宗爲祖。使繼武宗耶。則武宗爲父。孝宗爲祖。蓋禮有世統。有廟統。世統者。生倫之序也。廟統者。卽人君歷數相授之次第也。國語曰。工史書世。則取生倫之序而書之。如號仲。號叔。王季之穆。魯衛毛聃。文王之昭。類又曰。宗祀書昭穆。則一以人君入廟之先後。書爲次第。如桓王繼平王。則祖爲昭而孫爲穆。定王繼匡王。則兄爲昭而弟爲穆。孝王繼懿王。則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夷王繼孝王。則從孫爲昭而從祖爲穆。先入者爲昭。後入者爲穆。昭卽爲父。穆卽爲子。一昭一穆。毋容紊亂。若是者何也。則以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自先君而遞上之。曰禰廟。曰祖廟。曰曾祖廟。曰高祖廟。曰高祖之父。曰高祖之祖。此卽四親與二祧也。歷考經籍。皆如此數。詳見廟制折衷。皆先定廟名。而俟其人之入之。入禰廟者。卽謂之父。入祖廟者。卽謂之祖。母論兄弟羣從。倫次不齊。而一限以四親二祧之世數。並如工史之書世者。尙書云。七世之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一世爲身。二世爲父。三世爲祖。鑿不可易。如春秋閔。僖。皆魯莊子也。閔弟以貴庶先立。僖兄以賤庶後立。然而僖兄閔弟。則生倫之序也。僖子文公。以尊父之故。于父僖入廟時。升僖公于閔公之上。使僖昭而閔穆。僖祖廟而閔禰。

廟其于工史書世似乎極順。然而宗有司以昭穆爭之。魯史以躋僖大書之。夫子以逆祀不仁重刺之。定公以順祀改正之。是則何故。蓋以閔公雖弟而先僖而立。當閔立時。閔爲君。僖爲臣。當僖立時。則閔爲先君。僖爲後君。後君方主鬯而先君已早入禰宮。享父廟之祭。是僖立三十三年而閔在父廟亦三十三年。故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僖雖賢而不先閔公而享父食者。且三十三年。蓋若是之久也。是以君統廟統。一反倫序。閔弟爲父。則僖兄爲子。文既以僖爲父。則文雖從子。自當以閔爲祖。若以兄先弟。左傳謂之子先父。而以父先叔父。公羊謂之先禰而後祖。春秋書之。夫子定之。斷斷如也。後儒無學。謂父子爲君臣之比。則祖孫何乎。比今世宗在正德二年。生于藩邸。至十六年而後入繼大統。其爲臣爲子。已一十五年。是世宗者。向爲武宗臣。今爲武宗子也。公羊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正謂此也。若夫孝宗。則武宗之父。世宗之祖也。世宗旣爲武宗後。秉主鬯而事七世。則吉禘之後。周禮新主入廟之祭見春秋正當奉武宗神主。大禘祭以入禰廟。而反刪父祀。先皇之武宗。妄扳新升祖廟中先皇之父之孝宗。而呼以爲父。顛倒錯亂。其于生倫死序。世統廟統之大禮。一概紊盡。而以此立義。大亂之道也。

若其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此尤不通之甚者也。當宋作濮議時。知諫院司馬光創言。英宗當稱濮王爲皇伯父。而不名。學士王珪等上其議。政府大駭。謂自古無有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此亦見天理人情之不可泯。雖不知禮人亦悟及矣。乃程頤又曰。爲人後者。謂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但當推崇之以高官厚爵。稱之曰濮

國大王。以異于諸王。猶之服制既降。所生服爲期。而又加齊衰。以別于諸伯叔父。而司馬光遵之。故今亦以皇叔父大王專襲其說。殊不知皇伯叔父。皆臣子之稱。古天子諸侯。惟父祖曾高。尊不可尙。降而爲伯叔兄弟。幼子童孫。則皆爲王臣。無事拜跪之。有事役使之。愛則賞賚之。有罪則戮辱之。今明明一至尊之父。而稱爲叔父。則役使戮辱。不止瞽瞍北面朝舜已也。夫大王猶王也。猶是臣也。漢高父稱劉太公。其爲擁彗猶在也。乃以高爵厚祿。褻視天親。謬以越人呼吳王。六國人呼齊秦楚王之法。定爲尊稱。其爲慢侮。莫甚于此。

然且父母改稱。曰天經。曰地義。曰人之大倫。此據何書。出何典。何王所制。何代所行。而可于朝廟大禮。洵口誕罔如此。夫天經地義。生人大倫。曾有改父母之稱。而稱伯叔父者乎。三代無繼嗣之說。而祇有爲人後之說。爲人後者有三。一天子。一諸侯。一大宗也。外此則世爵大夫。絕則繼之。然繼爵不繼人。如臧武仲求爲後于魯。但繼臧氏之爵。而不繼臧孫紇是也。若士庶旣死。絕則已之。喪大記曰。有無後。無無主。言但主其喪。而不爲立後。卽初爲大夫者。雜記亦謂以他大夫之子。釐置後主喪。而喪畢卽已。並無繼爵并繼人者。夫子所云與爲人後者。言干預爲人後。正指公族之覬覦入嗣。與庶族之妄冀宗卿者爲言。非有他也。然而卽爲人後。亦但稱所後者爲父母。而所生父母。仍不改稱。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夫其父母者。非卽所生父母之稱乎。是以尙書云。舜格文祖。又云。受終文祖。是舜已嗣堯爲子。稱堯先王爲祖矣。然而升聞之時。曰父頑母嚚。在位之後。又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其于父母之稱。未嘗改也。雖所生一父母。

所後一父母。似有貳父之嫌。然而所生之父母。生稱也。不可改也。所後之父母。廟號也。廟號稱先王。亦稱先君。雖有父母之實。而未嘗立父母之名也。是以太甲繼仲王。而尙書曰。伊尹嗣于先王。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平帝。而漢書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蓋君卽父母。易稱家有嚴君。不得謂臣有貳君。詩稱民之父母。可謂民有貳父母乎。

是以廟祝呼號。自稱有三。一曰孝子。對父之稱。一曰孝孫。對祖之稱。一曰曾孫。對曾祖以上之稱。然而儀禮稱孝孫。尙書毛詩皆稱曾孫。一似隨時更稱。而不必如程頤所云。不可變易。正以廟中祝號。不必並與倫次相對照也。至所生父母。則限稱孝子。鑿不可易。而反更其稱曰姪皇帝。考經傳。姪字皆指兄弟之女。言故春秋致媵。則每以姪娣並稱。說文所云姪者。兄弟之女是也。若兄弟之子。則古稱從子。兄子。弟子。猶子。並不稱姪。其或稱姪者。則又女兄弟呼兄弟之子之稱。如春秋秦穆姬稱晉惠之子爲姪。左傳曰。姪其從姑。而儀禮喪服曰。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鑿然以女兄弟呼從子。始有此稱。然且男曰姪丈夫。女曰姪婦人。明有分別。是以爾雅云。女子呼昆弟之子亦爲姪。此非可漫稱者。卽唐後古學衰絕。但諺雜出。然唐書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子母執親。仍守吾姑吾姪之語。而堂堂議禮。反以末世陋學及市井不經之稱。褻嫚至尊。一如小朝廷議上簞北朝皇帝爭稱呼者。罪可勝誅乎。至若服制。古無父母改稱者。則自無父母改服之文。儀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此爲大宗言之。故下卽接曰。所後者何人。後大宗也。並非天子諸侯之禮。蓋天子諸侯並無期服。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言

從大夫而止。若云天子爲所生父母期，則絕服矣。雖天子亦有不絕者。皇后太子雖期不絕。比之三年。晉叔向所云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后與太子也。天子絕期。而后太子不絕。有似三年。故曰比三年。與儀禮父爲長子三年不同。見喪禮書說篇。然后太子外。並無云天子爲所生父母亦不絕。期比三年者。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天子諸侯。雖爲人後。亦必服所生父母爲三年喪。既不當以大宗之禮誤坐天子。又不當以后太子期年之禮強解不絕。而歐陽修曾鞏各作或問。皆以大宗之期服。誤認作天子之禮。反復解辨。宜其愈辨而愈不明也。

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漢議最得禮義之正。斷宜稱皇伯考與獻大王。尙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廷和乃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宜以此爲法。于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且錄魏明帝詔文以上。時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及廷臣各言當法大舜。漢光武不稱皇考。不立廟。帝不聽。

舜不追尊瞽瞍。光武不追尊南頓君。此二語創于司馬光。程頤漢議而廷和祖之光。頤之言曰。舜不追尊瞽瞍。漢宜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予每求其說而不得其解。舜何嘗不尊瞽瞍耶。據尙書舜格文祖。是堯祖廟。禹受命神宗。是舜祖廟。蓋舜自瞽瞍以上至黃帝。剛及九世。因以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螭牛。瞽瞍爲四親。堂堂立廟。是追尊之典。從瞽瞍始也。然且舜服瞽瞍三年喪畢。奉主入廟。尙書稱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其所云祖卽瞽瞍。

以上考卽替賧矣。惟追王替賧。故堯子爲勝國之賓。稱曰虞賓。與羣后皆來助祭。則追尊無如舜者。然且禘祫大事。國語稱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無非舜親。與堯無與。何則。顓頊非堯祖也。祇南郊配天。國語稱郊禘宗舜。祭法稱郊禘宗堯。總因舜不傳子。故後無所宗。並非舜不追尊也。且此皆開王之禮。異姓禘受。彼此易廟。與入繼大殊。以此引據。便擬非其倫。況言事又乖反乎。若漢宣之父。則初稱皇帝。裁而旣用禮官之議。稱悼皇考。立皇考廟于京師。則當時所云追尊者。亦不過如是已矣。至云光武不追尊。則尤可笑者。光武不曾繼元帝也。光武本崛起。原可自立七廟。自父南頓令以上至節侯爲四親。無所不可。特以身承漢裔。不繼前漢元。成哀平。似乎非高帝子孫矣。因考世系爲長沙定王之後。身與成帝爲兄弟。而哀帝從子。平帝從孫。因有當繼元帝不當繼平帝之議。而是時讖緯家言。則又有赤九會昌之文。謂炎劉以火德王。赤也。自高帝至元帝適當八世。而光武繼之。則九也。因之有繼元之說。見漢官儀。而其後用張純戴涉諸議。直以元成哀平代四親作高曾祖禰。而南頓以上別立祠祭。然猶仍稱四親。如云南頓令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並未嘗不稱考。不稱皇。不立廟。如議禮所云也。祇張純眇學。稱元帝大宗。或曰太宗。則帝非大宗。元帝非太宗。一誤。廟寢不定。祀文武宣元于洛陽高廟。祀成哀平于長安高廟。惟躬祭洛陽。而長安及南頓諸廟。皆使有司特祠之。則古王無攝祀祖禰。庶子王亦無代祀己親之禮。二誤。漢代不識廟制。旣立高廟。又立世祖廟。而其後無廟無寢。往往于陵園侍祠。則大乖古制。三誤。若其設公私四親。則議禮至精。使廷和知此。便當于祖孝宗禰武宗外。

追尊興獻王爲皇考立廟京師則公私俱安而乃誤信漢議呼九閭撼九廟杖朴貶謫血流殿廷既陷世
主以不義而究之憤激所至稱宗入廟配天享帝爲千秋萬世議禮之差廷和可謂不讀書誤入國事者
矣其後璫孽謬誤固不足怪第以宋之歐陽修曾鞏明之楊慎可稱能文亦並不讀春秋三禮及尙書漢
書雖歐曾二人發狠作漢議或問動輒萬言並無一語據典禮者偶或有據又無不舛錯爾時何不攤尙
書漢書將順光頤卽以所云不尊瞽瞍南頓而如其不尊堂堂正正稱考立廟吾不知光頤有何理說然
則歐曾之文篇楊慎小記家記註皆無用之學爲學古入官所不道者先仲兄嘗嘆宋明以來無一讀書
人實痛之非毀之也至于澄等又上魏明帝詔文以作典據亦係廷和指使之然又自相矛盾夫魏明詔
文正與光武事相反者魏明以己無子嗣預爲詔文惟恐後此繼之者之願私親而先爲杜之故以漢宣
加悼考光武稱皇考爲非且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稱考爲皇稱妃爲后此杜撰無禮之
言正與大舜光武二事相牴牾而廷和旣請帝遵大舜光武二事爲萬世法而又上此詔則顯然于漢魏
史書並不一寓目者楊慎安在耶若夫光武之是而魏明之非則前已言之且其說不止此也說見後條

七月觀政進士張璫上大禮疏曰略朝議謂皇上下入嗣大統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
叔父興獻大王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耳

漢定陶王並不改稱叔父亦不改稱定陶大王竟稱皇帝唯宋漢王程頤請稱皇伯父漢國大王而英宗
不從使中書議照漢宣帝稱史王孫爲皇帝親而不改稱伯父權宜罷議使博求典故以聞是廷和之議

並未合定陶、漢國二故事也。今張璁欲更其議，似亦酒國中之能獨醒者，使稍有學問，便當歷斥其誕罔，不隨其所言相爲轉環，而乃開口便錯，莫知其非，安有濟乎？

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則猶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時猶可。今皇上入繼大統，以爲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亦天下之天下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而順天下之人心者也。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

自古無預立爲嗣之禮，旣已預立，則與遺命迎立者何異？乃旣不能言預立之非，又不識春秋三禮所言爲人後三字之義，妄云預立者猶爲人後，將迎立者不爲人後乎？夫世宗之不爲孝宗後者，以爲爲武宗後耳。在當時諸臣並無能言不爲孝宗後一語，今能言此語，可謂朝陽之鳴，而乃古禮茫然，仍不知世宗之當爲武宗後，且不知承祖宗之統之正是爲後，而以預養者爲爲後，迎立者爲承祖宗之統，不是爲後，則其不通與廷和等矣。

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幽冥之中，臣固有不得而知者。今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興獻王惟生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之義。故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繼統與繼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

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耦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

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此精于論禮之言。卽此一語。可以回帝主之心。柱廷和之口矣。然瓊知有此而不知有彼。夫興獻之不得稱皇叔父。猶之孝宗之不得稱皇伯父也。天子稱伯叔兄弟。總爲王臣。予前已言之矣。瓊謂興獻不當稱皇叔父。而其後議乃欲稱孝宗以皇伯父。豈興獻不可爲臣。孝宗可爲臣乎。孝宗爲武宗之父。已升祖廟。帝方繼武宗。祀禰祀祖。而乃以王考廟中之皇祖而稱之爲臣。是瓊于此禮全然未懂。所謂皇叔母以君臣禮見者。皆好言自口。非真知也。若謂長子不得爲人後。興獻惟一子。不得後人。則將使世宗回藩邸乎。抑亦利天下而仍留此乎。儀禮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此專爲宗子而言。予前言爲後有三。一天子。一諸侯。一大宗。大宗與天子諸侯。皆百世不遷。不可中絕。故絕則繼之。但庶族庶子。皆承庶祀。不當舍己祀而從人祀。故第以支子。不以適子。若天子諸侯爲後。則必須適子。禮所謂正而不體者。正者適也。若謂繼統不繼嗣。則尤不通。古何嘗有繼統繼嗣之分乎。天子諸侯與宗子爲後。皆謂之繼嗣。則皆可謂之繼統。宗子者。大宗之統也。若初爲大夫與士。官師庶人。則並無繼嗣。何有繼統。如謂繼嗣者爲父子。繼統者不必父子。則全不解廟次與世次。而洵口妄言。夫廟中昭穆。卽廟中父子。雖弟繼孫繼。而一以昭穆父子該之。公羊所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正指此等。歐陽修不讀春秋。謬認爲漢儒之

言。所以其說每鶻突而不得白也。如謂古稱高伯祖皇伯考。則古何嘗有此稱。少牢禮稱皇祖伯某。謂伯者皇祖之字。猶之皇祖某甫也。其誤稱伯考伯祖者。皆唐宋間事。大不足法。嘗考宋真宗咸平元年。詔議太祖廟號。而有司議太祖稱伯。時張齊賢上議云。禮。天子絕基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而禮官堅執。謂唐玄宗朝禘祫。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與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在穆位。又唐郊祀錄載德宗朝祝文。稱中宗爲高伯祖考。遂以伯考定宋太祖廟號。是唐儒無學。誤以臣子之稱。謬上中宗。而宋又承其誤而誤之。明明開國之君。既讓弟位。而又降稱皇伯。以貶夷之爲弟之臣子。唐在廟。憲後祧則已矣。宋一代廟號。開國不祧。爲宗廟七世所創始。而其所題者曰皇伯祖廟。是有宋一代無祖矣。焉得有宗。無祖廟。焉得有宗廟。吾不知兩宋儒臣。其爲談經講禮者安在。夫廟號無伯稱。廟位昭穆無兄弟同位之例。予前已言之。且有廟制折衷一書。可以備考。固無容再爲贅及。惟是張齊賢所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廟中有伯氏之稱一語。亦噉然可念。而終以考據不明。不能爭執。今璫本無學。不過如齊賢之偶一見及。其無所發明。固不足怪。然舉一當反三。既知叔母之降在臣禮。而不知伯父伯考之與叔母同。吾有以知其資性之不敏也。至于立廟京師。固是合禮。然又無典據。祇是臆說。何足取信。其說見後。

辨定嘉靖大禮議二

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當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立獻皇帝廟于京師。廷和曰：皇上聖孝，臣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敕，不稱考，不立廟。

此時世宗忽欲改稱皇帝，實廷和堅執定陶故事，有以啓之。初，世宗歷敕博採舊聞，明據典禮。原欲集引三代禮文，前王故實，以爲証據，而歷求無有。但堅執以定陶已事爲法，則定陶稱恭皇帝，興國何不可稱獻皇帝？爾時廷和置對，當明告以皇帝之可稱與否，可立廟與否，與稱叔父了不相涉，而乃無辭可答。仍曰：所生當稱伯叔父，則驢頭馬鬣，欲世主之不賤惡而斥辱之，難矣。夫立廟京師，改稱皇考，則前王有其事，古王有其禮。前王之事，則前所云漢宣之尊悼考、光武之尊南頓君是也。若古王之禮，則細檢周制，原有三所自出之文，名三出王，亦立三出王廟，而庶族之入繼者居一焉。一是始祖祀所出之父，如大禘之祀帝嚳是也。帝嚳爲后稷之父，五年一祭，則立姜嫄廟于京師，以藏嚳主，此一出王也。一是大宗祀所出

毛奇齡纂